

論文

猜想再证

——关于原始词类的再证明

王 建

要 旨

人類最初の言葉のなかの品詞はなんでしょうか。この問題について専門家たちは色々研究した。わたくしも原始思维、心理学、古文字などの角度からこの問題を検討したが、その結果、原始的な品詞は形容詞と動詞だという仮説を提出した。本論は引き続きこの問題に取り組み、哲学の認識論およびチンパンジーの言語習得活動の視点から考え、結論はやはり形容詞と動詞だと再証明した。

キーワード：形容詞，動詞，仮説，認識論，チンパンジー

一、导 言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对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好奇心成为人类探究世界奥秘的一种动力，推动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从而建立起辉煌的人类文明。正是在一种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曾撰写过一篇《关于原始词类的一个猜想》（见《外语研纪要》25号，1998年1月），拙作对人类原始语言中最早出现的词类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提出猜想认为最原始的词类是形容词和动词。文章还从原始思维、心理学、古文字等几个方面对这一猜想进行了证明。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先生曾经对语言研究中的假设方法给予过积极的评价，他说：“假设是语言理论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初步考察之后提出来的分析这种对象的一种理论框架。”¹⁾而在对早期语言所作的研究中，假设尤其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比如顾炎武、钱大昕，以及王力等人对上古音所作的分部与构拟在本质上都是假设。

根据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人类语言大约起源于距今300万~200万年之前，到了3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时代才趋于成熟。²⁾显然，要想直接观察这一古老年代里语言的起源以及演进的过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去探索、重建原始语就成了唯一的一种研究手段。正如徐通锵先生指出的那样，“重建原始语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仍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要有效地说明语言的发展，没有原始语的重建是很难实现的。”³⁾

笔者在《猜想》一文中虽然从若干个方面对原始语言的词类进行了论证，但是这样复杂的问题毕竟不是一篇文章就能够解决的。因此这里试图再从哲学认识论、猩猩的语言习得这两个角度继续证明我的猜想。

二、认识论的证明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部门，是专以人的认识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语言正是随着原始人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而产生的，所以语言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出自人类活动的需要，并反过来促进人类认识日益深化。由于语言和认识有着这样密切的关联，所以哲学家们历来都把语言与认识的关系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并对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思索探讨，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比如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就说过：“人类言语起源于某些具有单纯情感性质的音节。”⁴⁾这句话非常简短，并且似乎也没有直接涉及到原始语言的词类问题，但是德谟克利特既然已经明确指出人类最早的语言所表达的是某种单纯的情感，那么我们就可以由此考察一下哪些词是能够表达这些情感的。“情感”一词，《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版）的解释是：

对外界刺激肯定或否定的心理反应，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

感谢词典为我们举了这么多具体的例子，使我们能很方便而深入地领会德谟克利特的论断。所谓表达情感，换句话说也就是表达诸如喜欢、愤怒、悲伤、恐惧、爱慕、厌恶等一些情感。如果长久地固定地并且是有意识地用某一音节来表达其中一个特定的情感，使这种音节与情感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些音节就成了人类最早的词语。词是可以划分为各种词类的，上述喜欢、愤怒等词语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来看都是动词。因此，德谟克利特的话里实际上就已经曲折地表达了动词是人类语言中最早出现的一类词这层意思。具有某种情感，这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不少的动物也都有它们的喜怒之情。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指出：

猜想再证

低等动物像人一样，显然也感觉到愉快和痛楚，懂得甚么是幸福，甚么是烦恼。⁵⁾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1874~1945）也总结说：

人类的言语可以归溯到自然界赋予一切有生命物的一种基本的本能：由于恐惧、愤怒、痛苦或欢乐而发出的狂叫，并不是人类独具的特性，而是在动物界中到处可见的。⁶⁾

人类与动物都拥有某些共同的情感，区别只在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渐渐学会了用特定的声音将这些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而动物只会发出本能的叫声。达尔文和卡西尔的话里所列举的表现情感的词里既有形容词（愉快、痛楚、幸福、烦恼、欢乐、痛苦）也有动词（恐惧、愤怒），这说明形容词、动词之所以能成为人类语言中最早的词类并不是偶然的，这只是他们从动物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些情感的语言表现罢了。

语言学家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就是说，语言是与人们的观念密切相关的，所以考察一下观念的来源也应该有助于了解原始词类的情况。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1632~1704）指出观念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感觉”，其二是“反省”，但他认为“反省观念出现是较后的”⁷⁾，因此观念的第一个来源就是感觉。关于这一点，洛克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说：“感觉的对象是观念底一个来源——第一点，我们底感官，在熟悉了特殊的可感的物象以后，能按照那些物象刺激感官的各种方式，把各种事物底清晰知觉传达于人心。因此，我们就得到了黄、白、热、冷、软、硬、苦、甜，以及一切所谓可感物等等观念。”⁸⁾ 洛克的认识论是以所谓“白板论”为基础的，他认为人类在还没有感觉与经验之前，其心灵状态犹如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文字，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观念。洛克的这一见解虽然主要是指初生婴儿的心灵状况，但同样也适用于原始人类。这就表明，原始人的感官受到客观事物的刺激，由此产生了黄、白、热、冷、软、硬、苦、甜等一些最初的概念。不难看出，这些观念都是形容词的观念，因此一旦原始人把这些最初的概念用固定的分节声音表达出来，那么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形容词的诞生。洛克的《人类理解论》第三卷题为“通论文字或语言”，专门讨论语言的各种问题，其中也涉及到语言的最初起源。他指出：

各种字眼最后都是由表示可感观念的那些字眼来的——我们如果注意字眼是在多大程度内依靠于普通的可感的观念的，那我们就会稍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意念底起源，和知识的起源。我们还应当知道，许多文字普通虽然表示远离感官的那些行动和意念，可是它们也都是由那个来源来的……在各种语言中，许多名称所表示的事物虽然不是被感官所知觉到的，可是我们如果一追溯它们底起源，就会看到，它们亦是由明显的可感的观念出发的。由此我们可以猜想，初创语言的那些人心中所有的意念都是什么

样的，都是由那里来的。⁹⁾

所谓“可感观念”也就是上述黄、白、热、冷、软、硬、苦、甜之类的观念，它们通过感官直接来自于外部世界，洛克认为它们是各种字眼的最终根源，实际上也就是说形容词是最早的词类。

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1715~1780)也非常重视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感觉是观念的唯一来源¹⁰⁾，他在《人类知识起源论》一书中谈到语言的起源时说：“在语言起源的过程中人类由于在创造新词时觉得遇到的障碍太多，因此，在漫长的岁月里，只有那些他们赋予制定信号特点的自然信号来表达心灵中的感觉。”¹¹⁾所谓“自然信号”就是自然事物的特征对感官发生的刺激作用，孔狄亚克指出没有语言的时候，人类自然无法表述自己的感受，因此他们只有抓住自然信号的特点来表达心中的感觉。这种看似不得已的办法其实正是人类创造语言过程中的必然选择。而那些自然信号的特点，显然就是自然事物的颜色、形状、大小、运动状态等特征，它们在语言上的表现恰恰就是形容词或动词，所以孔狄亚克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假如我们能追溯到一切原始名词的起源，我们就会承认，没有一个抽象名词不是从某个形容词或者某个动词派生出来的。”¹²⁾

通过上述的分析介绍，不难看出这些哲学家虽生活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但在探索语言起源的问题时，所得出的结论大体上却是相近的。尽管他们不可能直接去观察语言起源的经过，而只能采用思辨的方法，但他们都将自己的认识论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因而所得到的结论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并且心理学的研究也已证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是从感觉开始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感觉是人关于世界的一切知识的源泉。”¹³⁾哲学家的思辨正符合心理科学的研究结论，因而又有相当的科学性。不过，仅仅有哲学家的思辨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更实证的研究，所以研究者又开始了对于猩猩的语言能力的探索。

三、猩猩的证明

自从达尔文创立进化论以来，人猿同源的理论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而为了更清楚准确地了解早期人类的各种情况，对猩猩的研究就成了科学家们经常用到的一种重要手段，诸如猩猩的社会组织、行为模式、思维及语言等等都成为学者们感兴趣的课题。在猩猩的语言能力方面，比较著名的研究有美国科学家彭妮等人所作的工作。从1972年起，彭妮开始对一头雌性大猩猩进行语言训练，经过五年多的努力，这头大猩猩学会了600多个手势语，并且能与人进行简单的谈话¹⁴⁾。然而向大猩猩教授某种既存的语言同大猩猩或人类自己从无到有创造出一种语言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著名的事例尚不足以说明原始语言起源的情形。

猜想再证

其实早在彭妮之前，科学家们就已经对黑猩猩的语言作过卓有成效的研究。据前苏联心理学家L·S·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一书的介绍，1920年代苛勒等人就花了多年时间在加纳利岛类人猿观察站研究黑猩猩，发现“黑猩猩所发出的言词只能表示各种欲望和主观心态，这些言词是表达情感的，而不是表达任何‘客观’的东西。”¹⁵ 这里所讲不表示客观的东西，显然是说黑猩猩还缺乏给外界事物命名的能力。另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也表明黑猩猩具有自己的相当丰富的语言，他们还编辑了一本有32种言语要素或单词的词典，“这些单词不仅在语音上类似于人类的言语，而且含有某种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由某些情境或物体所引发的，这些情境或物体同愉悦或不快，或激励性的欲望、怨恨、恐惧等有关。”¹⁶ 这就告诉我们黑猩猩虽然已经有了一些语言，但它们的表达能力还非常差，故而不能表示任何客观的东西，只能初步地对外界情境或物体的刺激作些语言反应。这些黑猩猩语言的单词若依照今天词类划分的观点来看，只能有两类，即形容词（愉悦、不快），动词（怨恨、恐惧）。

以上是在自然环境下对黑猩猩的观察结果，此外，科学家们还在实验室条件下对黑猩猩的语言能力进行过研究。从1978年开始，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副教授松泽哲郎就在这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他先是用图形文字的方式向一只12岁的雌猩猩教会了数十个单词，其中有名词（含人名、猩猩名、物品名）、表示颜色的形容词、代词、动词（只有“接近”一个）。学会了这些单词之后，松泽就开始测试黑猩猩的‘语法’水平，所用的方法例如向黑猩猩出示5枝红铅笔，让它用学会的图形文字表述出来。表述这个内容需要用到三种属性的图形文字：数量（N）、颜色（C）、物品（O），排列成任何顺序都可以，比如NCO（5、红、铅笔），NOC（5、铅笔、红），CON（红、铅笔、5）等等。尽管可能的表示顺序有六种，但黑猩猩总是只使用其中的两种：CON、OCN，这两种表述的共同点是数量在后，而且数量上常常出错。这表明对黑猩猩来说，记述数量是比较困难的。松泽解释说，记述数量之所以比较难，是因为对于生活在森林中的黑猩猩们来说数量是无关紧要的，比如树上的果实是不是它们最喜爱的无花果，若是无花果，那么是否已经变红成熟能吃了，或者还是青的？松泽认为“分辨物体之形或颜色，对黑猩猩来说是很重要的事。”至于数量是4还是5，在黑猩猩来看都是无所谓的。上述例子中的“红”自然是形容词，而“铅笔”虽然是名词，但松泽认为黑猩猩还是从“形”上去认识的，意即具有形容词的性质，正如笔者曾在《猜想》一文中所提到的“鱼形的”、“山形的”例子一样。决定语顺的因素在于事物属性对黑猩猩的重要性，那么这个实验表明颜色和形状对黑猩猩来讲就具有首位的重要意义。¹⁷

综合以上几个事例，可以看出黑猩猩首先掌握的词语所表达的内容或许有所不同，但从词类划分的角度看，皆未超出形容词和动词的范围。黑猩猩是类人猿的一种，在生物进化上是最接近于人类的一种动物，所以黑猩猩的语言习得应同人类语言的起源有某些近似之处。如果我们认可这一点，那么从上文所举的几个例子中就应该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四、结 语

继《猜想》之后，我们又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原始词类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证明，种种迹象说明关于原始词类的猜想是可以成立的。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上述学者们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虽然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但仔细分析也可以看出其中的分歧。例如德谟克利特认为人类最早的词是一些表示情感的动词，洛克则主张最早的词是一些形容词，而孔狄亚克又指出原始词类应包括形容词和动词。出现这些分歧的原因首先在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其次则是由于研究这个问题的特殊困难。分歧的存在说明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要寻求更准确更完满的答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也就是问题的魅力所在。

注 释：

- 1) 3)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28页，96页。
- 2) 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版，1页。夏甄陶等主编：《思维世界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7页，168页。
- 4) 6)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147页，147页。
- 5)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03页。
- 7) 8) 9) 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71页，69页，384页。
- 10) 参《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下册，90页。
- 11) 12) 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143页，192页。
- 13) 曹日昌：《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100页。
- 14) 彭妮：《大猩猩的语言》，载《科学画报》1979年7期。
- 15) 16) L·S·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38页，44页。
- 17) 松泽哲郎：《言语の起源》，载江原昭善编：《サルはどこまで人間か》，小学馆，1989年版，275～286页。